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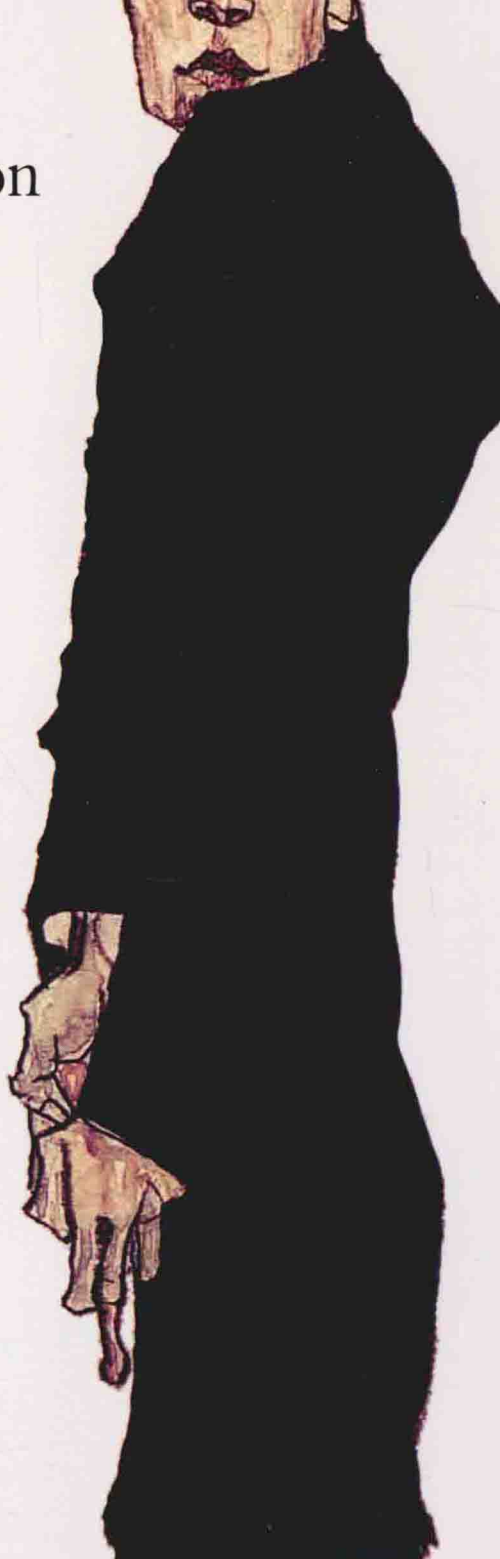
In the Skin of a Lion

Michael Ondaatje

[加] 迈克尔·翁达杰 著

姚媛 译

身着狮皮



In the Skin of a Lion

Michael Ondaatje

[加] 迈克尔·翁达杰 著

姚媛 译



身着狮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着狮皮/(加)翁达杰著;姚媛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1-5500-2

I. ①身… II. ①翁…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0777 号

IN THE SKIN OF A LION © 1987 by Michael Ondaatj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573 号

责任编辑:秦 静
特约策划:彭 伦 蔡 耘
装帧设计:董红红

身着狮皮

〔加〕迈克尔·翁达杰 著
姚 媛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cl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clm.com

总经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字数 180,000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500-2/I·4387 定价:35.00 元

谨以此书纪念米歇尔·兰贝思、
沙伦·史蒂文森，
以及比尔和米凯尔·阿克里斯

并以此书献给琳达、萨拉·希尔
德和戴维·扬

我要对在我写作此书期间向我提供资助的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表示感谢，也要感谢安大略艺术委员会、艾尔·巴沙饭店、安大略多元文化历史协会和约克大学格陵顿学院。

我还要感谢安德烈亚·克里斯托夫、马戈·蒂斯代尔、乔治和鲁思·格兰特、多尼亚·佩罗夫、里克·哈伦比、保罗·汤普森和莉莲·佩罗夫。感谢伊恩·雷德福斯在研究芬兰伐木工人方面所做的工作。向埃伦·塞利格曼致以特别的谢意。

这是一部虚构作品，作者冒昧对其中有些日期和地点做了改动。

快乐的人将为你而悲伤，
当你归返尘土，我将为你留起长发，
我将身着狮皮，在荒野游荡。

——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

我们再也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讲述一个故事，令人感到那是唯一的
故事。

——约翰·伯格

这是一位年轻姑娘清晨在车里听来的故事。汽车穿过黑暗，向前行驶，她倾听着，问着问题。车窗外，乡村没有显露出来。开车的人要是说“那片田里有一座城堡”，她也有可能相信。

她听着他不断地想起故事中许多已被淡忘的枝枝节节，将它们拼凑起来，试图把整个故事捧在怀里。他累了，有时候会省略一些情节，就像有时他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在道路上，有时候他又过于兴奋——“你明白吗？”他在里程表发出的微弱光线中转向她。

在六颗星星和一轮月亮下面开四小时的车到马尔马拉去。

她一直醒着，陪伴着他。

. 目录

第一部

小种子 .003

桥 .017

搜寻者 .041

第二部

净化之宫 .091

痛悔 .143

第三部

卡拉瓦乔 .157

滨海剧院 .185

第一部

小种子

如果男孩醒得够早，他就能看见那些工人沿着第一湖滨路走来，从农舍前走过。然后，他站在卧室窗前看着：他能看见柔和的枫树和胡桃树之间有两三盏提灯。他听见他们的靴子踩在砾石路上发出的声响。三十名伐木工人，身裹深色衣裤，拿着斧子，皮带上挂着装食物的小袋子。男孩走下楼去，走到厨房窗前，在那儿，他可以看见车道。他们从右向左走去。在太阳带来热量之前，他们看上去已经疲惫不堪了。

有时候，他知道，这批陌生人会遇到从牧场赶来挤奶的牛，他们就会举着提灯，默不作声地有礼貌地站到路边（再后退一步，他们就会踩进齐膝的雪堆里了），让牛群懒洋洋地在窄窄的小路上从他们面前走过。有时候，牛群经过时，他们会把手放在这些动物的身体两侧取暖。他们把戴着薄薄的手套的手放在这些长着黑白花纹的动物身上，在黑夜未尽的黑暗中，这些动物的身影很难看得清。他们必须非常轻柔地把手放上去，不带任何企图攻击或要求权利的意思。他们和牛的主人不一样，他们不拥有这块土地。

这些黑白花牛从默默站在小路两边的人中间走过。跟在牛群后面的农夫朝他们点点头。冬天的几个月间，大多数早晨他都从这群陌生人身边经过，在清晨五点的黑暗之中，他们对他是一种默默的安慰——因为他已经花了一个多小时把牛群圈起来，赶到挤奶场去。

男孩目睹了这个队伍的行进、甚至梦见这个队伍的行进，他也看过这些工人在一千六百米外的灰色树林里干活。他听说过他们的叫喊声，听见他们的斧子砰砰地砍进冷冷的木头里，就好像砍进了金属里，他曾

经看见小溪旁有一堆火，薄冰下的溪水是分子形态的，呈现出灰色。

汗水在他们结实的身体和冰冷的衣服之间流淌。有些人由于得了肺炎，或者因为其他季节在制造厂干活时吸进了硫磺而死去。他们睡在贝尔罗克饭店后面的棚屋里，与小镇几乎没有联系。

男孩和父亲都从来没有到那些昏暗的房间里去过，从来没有走进过那里由人身上散发出的气味而形成的温暖之中。一张没有油漆的桌子，四张上下铺，一扇差不多有一人高的窗户。这些棚屋每年冬天搭起来，第二年春天拆掉。贝尔罗克镇上没有人清楚这些人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很久以后，才有别人告诉男孩这个。这些伐木工人和镇上发生联系的唯一时候，是他们出现在河面上，穿着自制的冰鞋，沿着河道滑冰，冰刀是用旧刀做的。

对男孩来说，冬天过去就意味着河水变成蓝色，意味着这些人消失不见。

* * *

他渴望夏天的夜晚，渴望他熄灭电灯、甚至熄灭门厅里靠近父亲睡觉的房间的奶油色漏斗状灯的那一刻。然后，除了厨房里明亮的灯光之外，整座房子都处在了黑暗之中。他在长桌旁坐下，看印着世界地图、画着波动的白色水流的地理课本，测验自己对地名的掌握，不出声地念着富有异国情调的词。里海。尼泊尔。杜兰哥。他合上书，用手掌摩挲着，感觉着压有卵石花纹的封面的质地和绘成加拿大地图的各种颜色的染料。

之后，他向前伸着双手，走过黑暗的起居室，把书放回到书架上去。他站在黑暗之中，用力搓着双臂，以便让身体恢复力气。他在强迫自己保持清醒，不慌不忙。天还很热，他光着上身。他走向明亮的厨房里，从一扇窗前走到另一扇窗前，找出被纱窗缚住了翅膀、执著地向光明靠

近的飞蛾。它们一定从田野对面看见了这间唯一亮着灯光的房间，于是向这里飞来。一个夏天夜晚的探索。

甲虫、植物上的跳虫、蚱蜢、深铁锈色的飞蛾。帕特里克凝神看着这些从地面上温暖的空气中飞过的东西，看着它们飞上窗纱，发出沉闷的“咣”的一声。他读书的时候就听见它们了，他的感觉能够接收这样的声音。多年以后，在河谷图书馆，他会了解到这些闪光的金龟子如何毁掉灌木丛，甲壳虫如何以朽木或嫩玉米的汁液为食。这些夜晚忽然有了秩序，有了形状。在给了它们实用的名字之后，他将学到它们正式的名称，仿佛浏览参加舞会的客人名单——刺状吼蚱蜢！坎特伯雷大主教！

即使这些真正的名字也很美。琥珀翅蜻。灌木蟋蟀。整个夏天，他记录下它们的来访，画出重复出现的飞蛾的素描。那是同样的动物吗？他在笔记本里用蜡笔画出尺蠖蛾桔黄色的翅膀、月蛾和毒蛾兔毛一般柔软的棕色。他不会撩开窗纱去抓它们沾满磷粉的身体。有一次他这么做了，飞蛾由于受了惊吓而拼命扑打着翅膀——这只棕色和粉红色相间的小动物在他手指上留下了有颜色的粉尘——把他们俩都吓了一跳。

靠近了看，他们是些古老的动物。昆虫的嘴在咀嚼着。它们是在吃很小的东西吗？或者这只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就像父亲在田里干活时下意识地咬舌头。厨房的灯光透过它们透光的翅膀；甚至那些蜷伏着的虫子，比如桃绿色的蚜虫，看上去也好像是粉做的。

帕特里克从口袋里拿出一支双奥卡里那笛。在外面，他不会吵醒父亲，笛声只会向上飘进软枫树的怀抱里。也许他可以经常出现在这些动物身边。也许它们根本就不是发不出声音，只是他自己的听觉范围有限。（他九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发现他躺在地上，耳朵紧贴在牛粪坚硬的外壳上，他能听见里面几只甲虫发出的拍打声和撞击声。）他知道蝉儿小小的身体发出的响亮有力的叫声，但是他想要对话——蜻蜓的语言，它们

需要些什么来翻译它们的呼吸，就像他用奥卡里那笛给自己一个声音，一个一起跃过这个地方的围墙的东西。

它们每夜回来是为了给他看什么吗？还是他使它们不能忘记？就像他跨出黑暗的房子，站在亮着灯光的厨房过道里对着空旷的田野说，我在这儿。来看我吧。

他出生在一个直到一九一〇年才在地图上出现的地区，尽管他一家已经在那个地区工作了二十年，而且那儿的土地自从一八一六年开始就被划分为公地了。

在学校地图册里，这个地方是淡绿色的，没有名字。河流从一座未经命名的湖泊悄悄地流出，直到流到南方二十五英里处变成纳帕尼河之前一直都是一条简单的蓝色线条，就因为伐木，这条河最终会被叫做德波河。“深水”^①。

他的父亲为两三座农场干活，伐木，制备干草，放牛。牛群每天过河两次——早晨，它们闲逛到小溪南边的地里，下午，它们被圈拢来挤奶。冬天，这些动物被沿着小路赶到牧场的牲口棚里去，尽管有一次一头牛径直朝小河走去，渴望回到后面的牧场。

有两小时他们都没有发现这头牛走丢了，后来父亲猜到它到哪儿去了。他一边向河边跑去，一边大声叫帕特里克带着田里的马跟上去。帕特里克骑着一匹没有马鞍的马，用绳子牵着另一匹马，催它们在深深的积雪里向前走。骑马走下山坡，朝游泳场走去时，他透过光秃秃的树丛看见了父亲。

在河中央，半没在冰层下面的，是邻居农场主家的黑白花牛。四周

① 原文为法文。

没有色彩。枯干的毛蕊花垛，灰色的树木，沼泽地现在洁净雪白。父亲肩上绕着一根绳子，匍匐在冰上，朝那个黑白色的形状爬过去。牛喘着粗气，弄碎了更多的冰，冰冷的河水慢慢渗了上来。黑曾·刘易斯停顿了一下，让牛镇静下来，然后继续朝前爬。他必须把绳子在牛身体下面绕两次。帕特里克慢慢地向前走，直到他在牛的另一侧跪下来。父亲把左手放在牛脖子上，右胳膊猛地伸进冰冷的河水里，尽量朝牛身体下面伸过去。帕特里克在另一侧也伸进一只胳膊，在水里挥动着，努力想要抓住绳子。他们碰不到对方的手。帕特里克在冰上躺下来，这样胳膊和肩膀就能伸进水里更深一些，他的手腕已经开始变得麻木，他想很快他就会感觉不到绳子了，即使绳子擦过他的手。

牛动了一下，河水浸湿了男孩的外套，一直浸到胸部。父亲缩回胳膊，两个人跪在牛的两侧，挥舞着湿漉漉的胳膊，锤打着自己的胸部。他们都不说话。他们必须快些干，干得越快越好。父亲把没有戴手套的手放在牛耳朵上取暖。他侧着身子躺在冰上，又一次猛地把胳膊伸进水里，水离他的脸只有几英寸。帕特里克也照着父亲的样子躺下，手在水下挥动着，但还是什么也碰不到。“我这就到水下去。你得快些抓住，”父亲说，帕特里克看见父亲的身体猛地转过去，头没入了冰冷的水里。帕特里克的的手抓住了父亲放在牛身上的另一只胳膊，紧紧地抓着。

然后，帕特里克把头伸进水里，伸出手去。他在牛身体下面碰到了父亲的手腕。他不敢松手，而是小心翼翼地移动着，直到抓住了编得很粗的绳子。他把绳子往后拉，但是绳子却一动不动。他意识到父亲在往水里沉得更深的时候，不知怎么将身体靠在了绳子上，他正躺在绳子上。帕特里克不愿意松手，虽然他一口气已经快用完了。父亲喘息着冒出水面，仰面躺在冰上，眼睛疼得让他直喘粗气，然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躺在什么上面，于是滚向一边，松开了绳子。帕特里克拉着绳子，用一

只脚猛蹬了一下，让自己从水里出来，在冰上朝着远离牛的方向滑过去。

他坐起来，看见父亲，于是举起胳膊，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父亲正拼命试图在河水在空气中结成冰之前把水从耳朵里弄出来，从眼睛上擦掉，帕特里克也用他那只干袖子做着同样的事，他把手缩回夹克衫里，用手指顶着布戳进耳朵里。他能感到下巴上和脖子上已经开始结冰了，但是他并不担心。父亲急匆匆跑回岸边，又拿来一根绳子。他把这根绳子接在刚才的绳子上，帕特里克把绳子从牛身体下面朝自己这边拽，这样两根绳子现在都绕在牛身上了。

帕特里克抬头看去——看着游泳场里灰色的石块，仿佛钉子般从雪地里伸出来的肮脏的灌木丛上方高大的橡树。天空澄净而碧蓝。男孩感到好像已有很多年没有看见过这些了。在这一刻之前，只有父亲、牛的黑白形状，还有当他在水下睁开眼晴时像刀子一般割着他的双眼的可怕黑色河水。

父亲把绳子套在马身上。半沉在水中的牛懒洋洋地低垂着一只大眼睛，脸上看上去是一副漠不关心的表情。帕特里克以为它会因为实在无聊而开始咀嚼起来。他掀起它的嘴唇，把冰冷的手指放在它的牙床上，偷一些热气。然后他爬到岸上。

他和父亲拉住两匹马的缰绳，大声给它们鼓劲。两匹马对自己拉的沉重的东西没有丝毫犹豫。从岸上看去，他看见牛舌头伸了出来，在它一路破开冰块、被拖向岸边的时候，它脸上漠不关心的表情第一次被充满关切的表情所取代。在离岸大约三米、冰更厚的地方，男孩紧了紧绳子。马停了下来。他和父亲挥鞭赶马，马开始小跑起来。接着，整头牛奇迹般地从冰下面出现了，侧着身子被拖着跑，四条腿笔直僵硬地伸在空中，毫不妥协地被拖上岸，拖过棕色的毛蕊花。

他们松开马缰。他和父亲试图解开牛身上的绳结，但是太困难了，父亲拿出一把刀，把绳子割断了。牛躺在那儿，呼哧呼哧地向寒冷的空

气中呼出白色的水汽，然后跌跌撞撞地爬起来，站在那儿看着他们。最令帕特里克感到惊讶的是，父亲不愿意浪费任何东西，几乎到了执迷的程度。他告诫过帕特里克好几次，要节约绳子，一定要解开绳结，绝不要割断绳子！拿出刀来把绳子割断是一个惊人的、奢侈的动作。

他们开始跑回家去，边跑边不时回头看看牛是不是跟在后面。男孩喘着气说：“如果它再掉进冰里去，我可什么也不做了。”“我也不。”父亲叫着说，一边大笑起来。回到后面厨房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们的肚子都在疼。

在家里，黑曾·刘易斯点上石脑油灯，烧起火。吃晚饭的时候，男孩浑身发抖，父亲告诉男孩他可以和自己一起睡。后来在床上，除了在毯子下面相互取暖之外，他们并不对对方做出什么反应。父亲一动不动，帕特里克甚至不知道他是睡着了还是醒着。男孩朝厨房和厨房里渐渐熄灭的火看去。

整个冬天他想象着自己，直到他变成了父亲身边一个白色的仲夏的影子。夏天，父亲把汽油滴在毛虫天幕上，点上火。呼。灰色的网状皮肤突然缩进了火苗里。毛虫掉在草地上，男孩的上颌满是燃烧的刺鼻气味。他们两人在傍晚的光线中非常仔细地在田野里搜寻着。帕特里克指着父亲漏掉的一张网，他们朝草场更深处走去。

他几乎睡着了。黑暗中，又一朵火苗点燃了，接着又渐渐熄灭了。

* * *

在工作棚里，黑曾·刘易斯用绿色粉笔把男孩的身体轮廓画在木板墙上。然后他把电线绕几个来回，钉在轮廓里，仿佛重新调整儿子身躯里的血管。无烟线状火药是肌肉，黑色炸药导火线形成的支流是脊椎。